

真正纯美阅读



用心体会文字之美

(法)司汤达◎著

郭漫◎改编

红与黑

The Red and the Black



航空工业出版社

(法)司汤达◎著

郭漫◎改编



红 与 黑

真正纯美阅读

文字之美

航空工业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提 要

《红与黑》是法国著名作家司汤达的代表作，讲述的是一个木匠的儿子于连·索莱尔个人奋斗的悲剧。他个性倔强，因精通拉丁文而成为市长的家庭教师。后来与市长夫人发生恋情，被发现后，被迫进入与世隔绝的神学院。后来在神学院神父的引荐下，做了巴黎的一个侯爵的私人秘书，可是他又与侯爵的女儿发生了恋情，但因为阶级地位悬殊，使他们不能正式结婚。后来，于连因去刺杀他以前的情人德·莱纳夫人，而被送入监狱并判处了死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与黑/(法)司汤达(Stendhal)著;郭漫改编
--北京:航空工业出版社,2012.3
ISBN 978-7-80243-851-4

I.①红… II.①司…②郭… III.①长篇小说—法国—近代—缩写 IV.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29710 号

分类建议少儿·课外阅读

红与黑 Hongyuhei

航空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安定门外小关东里 14 号 100029)

发行部电话:010-64815521 010-64978486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10 字数:260 千字

印数:1—20000

定价:16.8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前言Foreword

司汤达（1783—1842），19 世纪法国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以准确的人物心理分析和凝练的笔法闻名于文坛。他的代表作《红与黑》在今天仍被公认为是欧洲文学皇冠上一颗最为璀璨精致的艺术宝石，是文学史上描写政治黑暗的经典著作之一。

这部小说是一部有关年轻人的激情、鲁莽、高傲，社会的不公，命运的捉弄的小说。小说紧紧围绕主人公于连的奋斗及两次爱情经历的最终失败这一主线进行细致的描写，故事情节生动曲折，人物描写栩栩如生，广泛展现了“19 世纪最初 30 年间压在法国人民头上的历届政府所带来的社会风气”，反映了 19 世纪早期法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一些本质问题，谴责了当时法国社会中贵族和僧侣的反动和专横，资产阶级的庸俗和卑劣。

在艺术上，这部小说以深刻细腻的笔调，广泛运用独白和自由联想等多种艺术手法，充分展示了主人公的心灵空间，挖掘出了主人公深层意识的活动，从而开创了后世“意识流小说”、“心理小说”的先河，司汤达因此被后人称为“现代小说之父”。

编者

目录

上卷

第一章.....	002
第二章.....	007
第三章.....	010
第四章.....	012
第五章.....	017
第六章.....	021
第七章.....	023
第八章.....	027
第九章.....	029
第十章.....	036
第十一章.....	038

下卷

第一章.....	044
第二章.....	048
第三章.....	050
第四章.....	054
第五章.....	058
第六章.....	062
第七章.....	068
第八章.....	073
第九章.....	078
第十章.....	083
第十一章.....	087
第十二章.....	091
第十三章.....	096
第十四章.....	102
第十五章.....	110
第十六章.....	118
第十七章.....	123
第十八章.....	130
第十九章.....	136
第二十章.....	147
第二十一章.....	152



上 卷



第 章

德·莱纳夫人虽已年过 30，但依旧漂亮动人。这天，她看见大门口有一张年轻的乡下人的脸，于是便从客厅通向花园的落地长窗走出来，活泼而优雅，没有丝毫的做作，像她平常远离男人的目光时一样。那乡下人几乎还是个孩子，脸色极为苍白，刚刚哭过。他身着雪白的衬衫，臂下挟着一件很干净的紫色平纹格子花呢上衣。

这个年轻的乡下人脸色那么白，眼神那么温柔，有点浪漫精神的德·莱纳夫人开始还以为他是个女扮男装的姑娘，来向市长先生求什么恩典的。她同情这个可怜的小家伙，他站在门口不动，显然是不敢抬手按门铃。她走过去，暂时排解了家庭教师的到来所引起的悲伤和忧愁。乡下人面对着大门，没有看见她走过来。他听见耳畔有温柔的话音响起，不由得打了个哆嗦：“您到这来干什么，我的孩子？”

乡下人猛地转过身，德·莱纳夫人温情脉脉的目光打动了，他不那么胆怯了。很快，他惊异于她的美，就把什么都忘了，甚至把他来干什么也忘了。德·莱纳夫人又问了一遍。

“我是来当家庭教师的，夫人。”他说，他似乎对自己的眼泪感到很不好意思，尽量擦干净。

德·莱纳夫人愣住了，他们互相望着，离得很近。乡下人从未见过穿得这么好的人，尤其是一个如此光艳照人的女人，而且还用一种温柔的口气跟他说话。

德·莱纳夫人望着他颊上的大颗泪珠，这年轻的乡下人的脸刚才还那么苍白，现在却变得那么红润。

“怎么，先生，”她终于开口，“您会拉丁文？”

“先生”这个词使乡下人大为惊讶，他想了片刻。

“是的，夫人。”他怯生生地回答。



德·莱纳夫人真是喜出望外，问乡下人：“您不会过分地责骂我那些可怜的孩子吧？”

“我，责骂他们？”乡下人感到奇怪，“为什么？”

“您会对他们很温和，是吗，先生？”她停了一会儿，说话声越来越激动，“您能答应我吗？”

听见又一次被郑重其事地称作先生，而且出自一位穿得如此讲究的夫人之口，这是乡下人万万没有想到的。他少年时想入非非，时常对自己说，只有穿上漂亮的军装，体面的太太才肯跟他说话。

“我们进去吧，先生。”她对他说，神色尴尬。从未有一种纯粹的愉快感如此深地打动过德·莱纳夫人的心，也从未有一种如此亲切的景象连接着揪心的恐惧出现在她面前。这下好了；她精心照料的这些漂亮孩子不会落入一个肮脏阴郁的教士之手了。刚一进前厅，她回头看了看于连，他正怯生生地跟着呢。乡下人看见一幢如此漂亮的房子时，那惊讶的表情，在德·莱纳夫人的眼中又添了一个可爱之处。

“可是，这是真的吗，先生？”她停下来问他，“您真会拉丁文吗？”

这句话刺伤了乡下人的自尊心，之前的陶醉顿时烟消云散。

“是的，夫人。”他说，竭力做出冷冰冰的样子，“我的拉丁文和神父先生的一样好，甚至有时候他还承认我比他强呢。”

德·莱纳夫人发现乡下人的表情很凶恶，他早就在距她两步远的地方停住了。她走近他，低声说：“刚开始的几天，您能不能别用鞭子抽我的孩子？哪怕他们的功课不好。”

德·莱纳夫人的脸接近他的脸，他闻到了一个女人身上的香气，这对一个穷乡下人来说并非一件寻常的事。乡下人的脸涨得通红，叹了口气，呻吟似地说：“您别害怕，夫人，我一切都听您吩咐。”

德·莱纳夫人对孩子们的担心完全消除了，只是在这个时候，她才注意到于连不寻常的美。他那近乎女性的容貌和困窘的神态，对一个本就十分腼腆的女人来说，并不显得可笑。一般人认为男性美所必备的那种阳刚之气反倒令她害怕。

“您多大了，先生？”她问。

“很快就 19 岁了。”

“我的大儿子 11 岁。”德·莱纳夫人完全放心了，“差不多可以做您的朋友呢，您可以跟他讲道理。有一次他父亲要打他，其实只是轻轻地打了一

下，他就整整病了一个星期。”

乡下人心想，“昨天我父亲还打了我呢，而我只能忍受，这些有钱人多幸福啊！”

德·莱纳夫人已经看出了这位家庭教师内心中所发生的细微变化，她把这种突然的悲伤当成了胆怯，想给他一点儿勇气。

“您叫什么名字，先生？”她问。

“我叫于连·索莱尔，夫人。我生平第一次进陌生人的家，心里害怕，我需要您的保护，刚开始的几天有好多事情您得多加原谅。我从未进过学校，我太穷了。除了我的表亲外科军医和谢朗神父之外，我没跟任何人说过话。神父先生可以向您证明我的人品。我的哥哥们经常打我，如果他们跟您说我的坏话，您不要相信，如果我做错了事，请您原谅，夫人，我不会心怀叵测的。

“夫人，我绝不会打您的孩子，我在天主面前发誓。”

他一边说，一边大着胆子抓住德·莱纳夫人的手，拉到唇边。她对这举动吃了一惊，想了想，又觉得受到了冒犯。天气很热，她的胳膊光光的，只披着披肩，于连把她的手拉到唇边的动作使她的胳膊完全暴露出来，过了一会儿，她责备起自己来了，她觉得她的气愤来得不够快。

德·莱纳先生听见有人说话，就从工作间里出来，用他在市政厅主持婚礼时的那种既庄严又慈祥的语气对于连说：“我必须在孩子们见到您之前跟您谈一谈。”

他带着于连进入一个房间，他的妻子想让他们单独谈话，但被他留住了。

“本堂神父先生对我说您是一个品行端正的人，这里的人都会尊敬您的，如果我感到满意，我会帮助您谋个小小的前程。我要求您不再和亲戚以及朋友见面，他们的举止谈吐对我的孩子是不适宜的。这是第一个月的薪金，36个法郎，但您要向我保证不会给您父亲送一分钱。”

“现在，先生，我已经命令这所房子上上下下所有的人都要称您为‘先生’，您将感受到进入一个体面人家的好处。现在，先生，您还穿着短上衣，这让孩子们看见是很不成体统的。仆人们看见他了吗？”德·莱纳先生问妻子。

“还没有。”她答道，她还沉浸在冥想中。

“太好了，穿上这件吧。”他对感到惊讶的年轻人说，并把自己的一件礼服递给他，“我们现在到呢绒商杜朗先生那儿去吧。”

一小时后，德·莱纳先生带着一身黑色打扮的新家庭教师回来了，他看



见妻子还坐在老地方。有于连在，德·莱纳夫人感到心里平静了，她端详着他，忘记了害怕。于连注意到德·莱纳夫人那冰冷的神情，知道她还在为他刚才吻她的手而生气。然而，穿上一套与从前如此不同的衣服所产生的自豪感使他忘乎所以，他很想掩饰自己的快乐，但他的一举一动都露出了生硬和狂乱。德·莱纳夫人望着他，吃惊地睁大了眼睛。

“庄重点，先生。”德·莱纳先生说，“假如您想获得我的孩子们和下人们的尊敬的话。”

“先生，”于连答道，“我穿着这身新衣服感到很别扭，如果您允许，我想回自己的房间了。”

德·莱纳先生点点头。

“你觉得这个新收获怎么样？”德·莱纳先生问他的妻子。

“对这个年轻的乡下人，我可不像您那么高兴，您的殷勤将使他变成一个傲慢无礼的人，不到1个月您就得打发他走。”

“好吧，那我们就打发他走，大不了我损失一点法郎而已，可是维里埃城都知道德·莱纳先生的孩子一直都有一位家庭教师。如果我让于连仍旧一身工人打扮，这个目的就根本达不到。打发他走的时候，我当然要留下我刚刚在呢绒商那给他做的这套黑衣服。他只能拿走我刚刚在裁缝那买的成衣，就是我让他穿的那一套。”

孩子们听说家庭教师来了，围着德·莱纳夫人问个不停。过了会儿，于连出来了，与之前简直判若两人，显得那么的庄重文雅，似乎出身于年代久远的贵族之家。他用一种连德·莱纳先生也感到惊讶的态度和孩子们说话。

“我来这里，是为了教你们拉丁文。你们当然知道背书是怎么回事。这是《圣经》。”他说，指给他们看一本32开黑面精装的小书，“在这里面特别是我主耶稣的故事，就是大家称为《新约》的那部分。我要常常让你们背诵，现在你们让我来背背看。”

最大的那个孩子阿道夫拿起书。

“请您随便翻开。”于连继续说，“找一段，把第一个字告诉我。我就一直背下去，直到您让我停止。”

阿道夫打开书，念出一个字，于连就背下一整页，像他说法国话一样流利。德·莱纳先生望着他的妻子，好不得意。孩子们看到他们父母的惊讶表情，也都一个个睁大了眼睛。一个仆人走到客厅门口，于连还在说拉丁文。这仆人先是呆立不动，随即不见了。很快，夫人的女仆和女厨子都来到门

旁。这时，阿道夫已经把书翻了8个地方，于连都背得流利无阻。

“啊，我的天主！这小教士好漂亮。”女厨子高声说道，她是个极虔诚的好姑娘。

德·莱纳先生的自尊心动摇了，他不再想如何考察家庭教师，而是一门心思在记忆中翻腾，想找出几句拉丁文来。终于，他好不容易念出一句贺拉斯的诗。于连只知道《圣经》，就皱着眉头说：“我所献身的圣职禁止我读一位如此世俗的诗人的诗。”

德·莱纳先生背了不少所谓贺拉斯的诗。他向孩子们解释谁是贺拉斯，但是孩子们已对于连佩服得要命，对父亲的话没听进几句。他们眼睁睁地望着于连。

市长先生家里来了个奇才，他的声名在城中迅速传播，几天之后，德·莱纳先生怕他被抢走，向他提出签订两年的合同。

“不行，先生。”于连冷冷地回答，“您要辞退我，我不得不走。一份合同拴住了我，您却不承担任何义务，这不平等，我不能接受。”

于连真行，来此不足1个月，连德·莱纳先生本人都敬重他了。



第2章

于连的到来可以说扫除了这个家庭的烦闷。他是一位很好的家庭教师，然而对于上流社会，他感到的只是仇恨和厌恶，这个上流社会实际上只是在餐桌的末端接纳了他，也许这正解释了他的仇恨和厌恶。

德·莱纳夫人的女仆爱丽莎很快爱上了这个年轻的家庭教师，她常在女主人面前谈到他。爱丽莎对于连的爱为他招来一个男仆的仇恨。一天，于连听见这个人对爱丽莎说：“自从这个肮脏的家庭教师来了之后，您就不愿再和我说话了。”

德·莱纳夫人注意到于连和爱丽莎小姐说话比平常更勤了，她又了解到这些交谈是关于于连的衣服不够穿而引起的。于连的内衣很少，不得不经常送到外面去洗。于连的贫穷是德·莱纳夫人没有想到的，她的内心深受触动。她想送他些礼物，但是不敢，这种内心的斗争是于连带给她的第一个痛苦的感觉。在此之前，于连的名字对她来说，完全是一种纯粹的、自然的快乐感觉的同义词。她一想到于连的贫穷就焦虑不安，于是向她的丈夫说要送于连一些内衣。

“真傻！”他回答说，“怎么搞的！给一个我们完全满意、为我们服务得很好的人送礼？只有在他不好好干的情况下，才需要刺激他的热情。”

德·莱纳夫人对这种看问题的方式感到丢脸，要不是于连来了，她原本是不会注意到的。她每次看见年轻神父极其干净、但也极其简单的衣着，都要对自己说：“这可怜的孩子，真难为他了！”

德·莱纳夫人想到年轻家庭教师的贫穷，常常感到心头一热，流下泪来，有一次碰巧让于连撞见，当时她正哭得伤心。

“啊，夫人，您遇到了什么不幸了吗？”

“不，我的朋友。”她答道，“去叫孩子们来，我们去散步。”

她挽起于连的胳膊，靠着，那方式让于连觉得奇怪。这是她第一次称

他“我的朋友”。

散步快结束的时候，于连注意到她的脸颊通红。她放慢了脚步。

“可能有人跟您说过，”她说，并不看他，“我是一个很富有的姑母的唯一继承人，她住在贝尚松，常送我许多礼物。我的孩子们取得的进步是那样惊人，为表示我的感激之情，我想请您接受一份小小的礼物，不过是几个路易罢了，您可以用它买些内衣。不过……”她的脸更红，并且打住不说了。

“不过什么，夫人？”于连问。

“不要跟我丈夫说。”她说，低下了头。

“我出身卑微，夫人，但是我并不低贱。”于连说，他停下脚步，并且挺直了身子，“您对此考虑不够啊！如果我对德·莱纳先生隐瞒有关我的钱的任何事情，那我就连一个仆人都不如了。”

德·莱纳夫人吓呆了。

“自从我住到这个家里来，”于连继续说，“市长先生已5次付给我36法郎，我随时准备把我的账本给德·莱纳先生看，给任何想看的人看，甚至给恨我的瓦勒诺先生看。”

这一通发泄之后，德·莱纳夫人一直脸色苍白，浑身发抖，直到散步结束，两个人谁也未能找出一个新话题来恢复中断了的谈话。

“看看，”他心想，“这些有钱人就是这样。他们侮辱了别人，接着以为装装样子就能加以补救。”

德·莱纳夫人有一肚子话要说，况且她也太天真，尽管拿定主意，还是不能不把她送钱给于连以及受到回绝的事说给丈夫听。

“什么？”德·莱纳先生大为恼火，“您居然能够容忍一个仆人的拒绝！”

由于德·莱纳夫人听见“仆人”这个字眼便叫了起来，德·莱纳先生就说：

“我要像已故的德·孔岱亲王一样，他在向新夫人介绍内侍们时说：‘这些人都是我们的仆人。’我给您读过博桑瓦尔的《回忆录》中的这一段，这对我们的特权来说至关重要。住在您家里的任何一个人，倘若不是绅士，并且接受一份工资，那他就是您的仆人。我去找这位于连先生谈谈，给他100法郎。”

“啊！我的朋友，”德·莱纳夫人战战兢兢地说，“千万别当着仆人们的面呀！”

“对，他们会嫉妒的，而且有理由。”她的丈夫走开了，一边盘算着这笔钱的数目是不是太大了。



德·莱纳夫人一屁股坐在椅子上，痛苦得快要晕过去了。“他要去羞辱于连了，而且是由于我的过错！”她厌恶自己的丈夫，用双手捂住了脸。她发誓绝不再说心里话。

她再见到于连的时候，浑身哆哆嗦嗦，胸口抽得那么紧，连一句最简单的话都说不出来。她在窘迫中抓住他的手，紧紧地握住。

“怎么样？我的朋友。”她终于说，“您对我的丈夫可满意？”

“我怎么能不满意呢？”于连苦涩地笑了笑，“他给了我 100 法郎。”

德·莱纳夫人望着他，心里没有底。

“把您的胳膊给我。”她终于说，那种勇敢于连从未见过。

她带着于连一直走进维里埃的书店，她为儿子选购了 10 路易的书，不过她知道那些书都是于连想读的。她要求孩子们就在书店里把各自的名字写在分给他们的书上。德·莱纳夫人大胆地采用这种方式向于连道歉，她为此感到幸福，而于连却因为在书店里看见那么多书而感到惊讶。

跟德·莱纳夫人一起生活，当他们两人独处的时候，就会异常的沉默。在客厅里，无论他的举止多么谦卑，她总在他的眼睛里发现一种精神优越的神气，所有她家里来的那些人他都不屑一顾。她若单独和他在一起，哪怕短短的一刻，她也会看到他明显地发窘。她感到不安，因为女人的本能告诉她，这种窘迫毫无温情可言。

德·莱纳夫人是一位虔诚、富有的姑母的继承人，16 岁的时候她嫁给了一位可敬的绅士，有生以来，连与爱情多少有点相似的感情都从未体验过，也从未见过。只是听她忏悔的善良的本堂神父谢朗曾经针对瓦勒诺先生的追求跟她谈过爱情，而且向她描绘出一种令人作呕的景象，以至于爱情这个字眼在她的心目中就意味着最下流的淫荡。偶尔也有几本小说落到她的眼下，她在那里发现的爱情被当作一种例外，甚至被当作是不自然的。幸亏有这种无知，德·莱纳夫人才感到十分幸福，不断地关心于连，绝想不到要对自己有丝毫的责备。

第 3 章

德·莱纳夫人天使般的温柔，既得之于性格，也得之于眼前的幸福，只是偶尔想到女仆爱丽莎，态度才稍许有些改变。这姑娘继承了一份遗产，她去向谢朗神父作忏悔，说她打算和于连结婚。神父为朋友的幸福感到由衷的高兴，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于连竟断然拒绝，说爱丽莎小姐的提议对他不合适。

于连大为感动，心中不免惭愧。他生平第一次看到有人爱他，他高兴地哭了，为了不让人看见，他跑到山上的大树林里哭了个痛快。

3天以后，于连去见神父。他已经找到托辞，其实他本该第一天就准备好的。这托辞乃是一种诽谤，不过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唉，夫人，他拒绝我。肯定有坏人说了我的坏话，他相信了。”

“谁拒绝您？”德·莱纳夫人喘不过气来了。

“夫人，除了于连先生还有谁呢？”女仆说着呜咽起来，“神父先生也没能说动他，神父先生认为他不应该拒绝一个好姑娘，就因为她是女仆。说到底，于连先生的父亲也不过是个木匠罢了，他自己来夫人家之前又是怎样谋生来着？”

德·莱纳夫人听了这话，她大喜过望，几乎丧失了理智。她让女仆反复表明她确信于连已断然拒绝，不可能再回到一个更为明智的决定上去。

“我想帮你最后再试一次。”她对女仆说，“我去跟于连先生谈谈。”

第二天午饭以后，整整1个小时德·莱纳夫人一边为她的情敌说好话，一边又看到情敌的婚事和财产不断地遭到拒绝，这其间的乐趣真是妙不可言啊。

渐渐地，于连放弃了他那些刻板的回答，对德·莱纳夫人明智的劝告应对自如，饶有风趣。她度过了多少个绝望的日子啊，终于抵挡不住这股幸福的激流，她的灵魂被淹没了，她的头真的晕了。当她清醒过来，在卧室里坐



定之后，就让左右的人一一退下。她深感惊异。

“莫非我对于连动了情？”最后，她心中暗想。

晚饭的铃声响了，于连已经带着孩子们回来了，德·莱纳夫人听见他的说话声，脸刷地红了。自打她恋爱以来，人也变得机灵些了，她为了解释脸红，就推说头疼得厉害。

“看看，女人都是这个样子。”德·莱纳先生哈哈大笑，回答说，“这架机器总有点毛病要修理！”

德·莱纳夫人尽管已习惯了这样的俏皮话，但是那口气仍使她感到不快。

这天，她的一位表姐，德尔维夫人来到了她家。德·莱纳夫人将她介绍给于连，他们很快也成了朋友。一天晚上，大家坐在树下乘凉。那里光线很暗，于连说话说得兴高采烈，指手划脚间，无意碰到了德·莱纳夫人的手，那只手正搁在平时置于院中的一把漆过的椅子的背上，德·莱纳夫人很快把手抽了回去。然而于连想，要让这只手在他碰到时不抽回去，这似乎是他的责任。想到有一种责任要履行，想到若做不到就会成为笑柄或招致一种自卑感，他心中的快乐顿时烟消云散。

第4章

第二天，于连再次见到德·莱纳夫人时，目光很古怪。他看着她，仿佛在他面前的是一个仇敌，他就要与之搏斗。德·莱纳夫人不知所措了，她一向对他很好，可是他现在好像气乎乎地。于是，她也看着他了。

他早早地放孩子们下了课。接着，德·莱纳夫人来到眼前，这又提醒他必须设法维护自己的荣誉，他下定决心，当晚无论如何要握住她的手，并且留下。

夕阳西下，决定性的时刻临近了，于连的心跳得很快。入夜，他看出这一夜将是一个漆黑的夜，不由得心中大喜，压在胸口的一块巨石被掀掉了。天空布满大块的云，在热风中移动，预示着一场暴风雨将要来临。德·莱纳夫人和德维尔夫人散步去了，很晚才回来。这一天晚上，她们俩做的事，件件都让于连觉得奇怪。她们喜欢这样的天气，对某些感觉细腻的人来说，这似乎增加了爱的欢乐。

大家终于落座，德·莱纳夫人坐在于连旁边，德尔维夫人挨着她的朋友。于连一心想着他要做的事，竟找不出话说。谈话无精打采，了无生气。

于连心想：“难道我会像第一次决斗那样发抖和可怜吗？”他看不清自己的内心世界，对自己和对别人都有太多的猜疑。

于连极力克制自己，说话的声音完全变了。很快，德·莱纳夫人的声音也发颤了，然而于连竟浑然不觉。责任向胆怯发起的战斗太令人痛苦了，除了他自己，什么也引不起他的注意。古堡的钟已经敲过9点3刻，他还是不敢有所动作。于连对自己的怯懦感到愤怒，心想：“10点的钟声响过，我就要做我一整天都在想的事，否则我就回到房间里开枪打碎自己的脑袋。”

在等待和焦虑中，于连的心情过度紧张，几乎快要发狂了。这时，10点钟的钟声在他头顶上空响起，这等待和焦灼的时刻总算过去了。钟声，要